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十回 貪錢財鐘凶害親朋

劉大人接過那張白氏的狀詞，閃虎目觀瞧，上面寫的雖是草串倒也真著，看是何等言詞。清官座上留神看，字雖了草寫得真。上寫著：「具呈犯女白家婦，翠蓮乃是我的名。奴家夫王本姓富，二十七歲在年輕。不幸公婆早去世，奴夫王，下無弟來上無兄。」

並無經商與買賣，所仗種地務莊農。地主姓王叫王六，跟他舅舅在北京。每年九月將屯下，起租來，坐落卻在我家中。誰知道，賊徒王六心不正，奸賊暗用計牢籠。瞧見犯婦容貌美，他暗自，設下牢籠萬丈坑。這天三人同飲酒，就有奴家親表兄，商議著，句容縣去作買賣，王六拿本作經營。第二天，兩人起來不怠慢，夫主與表兄上句容。剩下王六家中住，這囚徒，萬惡滔天了不成，黑家暗用蒙汗藥，犯婦中了計牢籠。撥開屋門走進去，奴家昏迷在夢中。

萬惡的囚徒真可惱，硬行強姦不肯容。以至犯婦明白了，大人哪，生米已把飯做成。奴家有心尋自盡，作鬼含冤也不清。千思萬想尋妙計，要害王六命殘生。奴家假意將賊順，他與奴脫逃要上北京。我們私行離家下，奴預備，一把尖刀在腰中。上元縣北關去下店，假說是夫婦二名。

打發囚徒睡下覺，不多時，外面梆鈴打三更。奴家見他紅了眼，我還豈肯容留情？又怕奴，力小身微刀無力，殺不死賊人有禍星。所以才，對準心口只一下，王六一命赴幽冥。奴的冤仇也算報，就把奴，萬副千刀也願情。這是已往大實話，半字虛言天不容！」劉大人，座上聽罷留神看，往下開言把話云。

劉大人看罷白氏的狀詞，往下開言，說：「白氏，既然如此，你是半夜之中將王六殺死，店門豈有不關之理？你又如何出店？」白氏見問，向上磕頭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那一夜有兩輛布車，也下在此店中。又因他五更天趕早，店家開門，所以犯婦才混出店外。」大人聞聽，說：「這就是了。」復往下吩咐：「把鐘自鳴帶上來！」「是。」下面之人答應一聲。不多時把鐘自鳴帶到堂前，跪在下面。劉大人座上，眼望白翠蓮講話，他老人家用手把鐘自鳴一指，說：「白翠蓮，你去上前看來，認得這個人不認得？快去認來。」白氏聞聽，不敢怠慢，翻身站起，來到鐘自鳴的跟前一看——不是別人，正是他表兄。這會也顧不得回大人話去的，說：「老哥，你同你妹夫上句容縣，怎麼光自你回來咧？你妹夫怎麼不來呢？未不知你又辦何事，來到公堂？」鐘自鳴聞聽，說：「表妹呀，我那妹夫早家來了好幾天咧，怎麼倒來問我呢？」二人在下面說話，劉大人在上句句聽得明白，就知道既有此人必有緣故。眼下白氏的男人又不知去向，定是鐘老圖財害命。怪不得鐘不撞自鳴，原來是這囚徒的身上。大人想畢，在座上故意的一聲斷喝，說：「白氏，你到底認得不認得？」白氏見問，向上磕頭，說：「大人，這就是同奴夫主上句容縣去的我表兄。」大人聞聽微微冷笑，復又往下開言講話，說：「鐘自鳴，白氏之夫富全，你們倆一同去，為何不同回來？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鐘老兒見問，說：「回大人：我妹夫說家中有事，他就先回來咧。小人遇見了幾個朋友，留小的住了幾天，因此我小的來遲。」大人聞聽，說：「你這話說得倒也有理。抄手問賊，如何肯招？」吩咐左右：「與本府夾起來再問！」「這！」下面一齊答應，登時把夾棍拿來，當堂一擡，響聲震耳。鐘老觀瞧，把魂都嚇冒了！自己思想說：「聞名這個羅鍋子，就是蘇州蛤蟆——南蟾難纏。再者，我害命又是真，有心不認，枉自皮肉受苦，倒不如早早招承，留下他娘的這兩條好腿，就是作鬼，到了陰間裡搶個江水喝，我比他媽的跛鬼跑得也快些。」也是命該如此，想罷，向上磕頭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不用夾，我小人、小人招了就是咧。」劉大人在座上聞聽，微微冷笑，說：「招將上來。」鐘老向上磕頭，說：「大人容稟。」

鐘老兒下面將頭叩：「大人留神在上聽。小的姓鐘江寧住，鐘老原來是小名。還有王六人一個，在先他也住江寧。他的那，一份家財全花盡，後來投親上北京。有他個，娘舅現在前門外，金魚池內開窯子，算他是個大財東。王六在那擋過橫，後來發財上金陵。在這置了幾畝地，年中他來把租價清。前者九月將京下，住在富全他家中。瞧見我表妹生得美，王六定了計牢籠，驀地與我同商議，一心要，圖謀白氏女俊英。事成謝我銀一百，我小人，一時之間心不明。我說『此事怎麼辦？富全未必肯依從。』王六聞聽小人話，他說是：『有條妙計在其中：明日三人同飲酒，假說商量作經營，就說我拿銀五百，搭伙同心把利生。」

句容有座小酒鋪，就說是，人家要倒我財東。」叫我誑他去瞧看，半道要他命殘生。先給我銀二十兩整，事完之後再找零。富全上了我倆的當，第二天一同上句容。大道之上難動手，來往不斷有人行。無奈同到句容縣，下在西關客店中。第二天，誑他出店閒去逛，到了荒郊野外中。漫窪裡偏有窯一座，誑他進去看分明。他在前面我在後，他不防，一條繩子套在他脖項中。往後一背難禁受，他的那，手又刨來腳又登。不多一時斷了氣，我才把他放流平。小人舉目留神看，可巧窯中有個坑。我小人，就把富全扔在坑，上邊又用浮土蒙。我只說，此事神鬼不知曉，誰知道大人有才能。也是我，暗損陰德天不佑，死後江寧留罵名。

這是小人真實話，但有那，半句虛言天不容。」鐘老言詞還未盡，這不就，氣壞一邊女俊英，用手一指開言罵：「殺剛囚徒了不成！你竟是，人面人皮畜生種，衣冠禽獸一般同。」佳人言詞還未盡，忽聽那，劉大人開言把話云。